

蔡骏心理悬疑小说

蝴蝶公墓

蔡骏
著

作家出版社

蔡骏心理悬疑小说

蝴蝶公墓

蔡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蝴蝶公墓/蔡骏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5063 - 3845 - 5

I. 蝴… II. 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6714 号

蝴蝶公墓

作者: 蔡 骏

特约编辑: 赵 平

责任编辑: 刘 方

装帧设计: 董红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5 1/16

字数: 240 千

印张: 14

插页: 4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845 - 5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蝴蝶公墓

词：蔡 骏

曲：韩 旭 小 刚

原唱：蔡 骏

(白) 三千年前,你一睡不醒

你在地底潜伏
我在人间等候
你吐丝作茧自缚
我望眼欲穿孤独
任沧海换了桑田
石烂海枯
一场梦做了三千年
惟有誓言永远不变
相约在蝴蝶公墓

(白) 在这个冷酷的夜

我走进荒凉废墟
看见墓碑上
刻着一对美丽蝴蝶
刹那间月光掉下眼泪

打开传说中蝴蝶公墓
今夜灯火无比灿烂
你身着七彩蝶衣
走遍茫茫尘世翩翩飞舞
打开传说中蝴蝶公墓
但愿时间就此凝固
你我用翅膀祝福
走遍前生今世梦魂几度

(白) 三千年后,你从梦中复活

引子

“今夜，他将复活。”

“你说谁？”

“嘘——”牙齿间发出哆嗦的碰撞声，在漆黑的病房里清晰可辨，一个幽幽的年轻女声吟道，“他来了……”

房间里立刻鸦雀无声，几个人全都缩在了被窝里。

一秒钟，十秒钟，六十秒钟，那个声音渐渐从走廊里传来——“笃、笃、笃”，准确地飘到柳芭的耳朵里。她将脸深埋在自己的枕头里，生怕会有一只手掀开她的被子。

“呬呀——”

门轴转动的声音响起，那个脚步声进入了病房，隐隐有道光隔着被窝亮起，但谁都不敢睁开眼睛把头探出被子。

少女柳芭几乎要把嘴唇咬破了，她感到那个影子就站在她床头。影子凑向她的枕边，伸手抚摸着她的身体。虽然隔着一层薄薄的被子，却能感受到那双冰凉的手掌。

半个身体都要被冻僵了。她终于忍不住睁开眼睛，将头伸出自己的被窝。

刹那，时间凝固。

幽暗的光芒猛刺入瞳孔，如猫眼般急速扩大，将那影子完全摄入脑中……

十秒钟后，病房里恢复了一片漆黑。只是房门还敞开着，诡异的夜风呼啸而入。

有人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道：“柳芭，你看到吸血鬼了吗？”

“我看到了。”

“上帝啊！”另一个人也颤抖着睁开眼睛，“吸血鬼长什么样？”

柳芭依然睁大着眼睛，灰色的眸子里荡漾着波光，嘴角微微翘起——

“非常迷人！”

“愿主宽恕你！”一个满头白发的病友在胸前画着十字，嘴里念念有词，“让吸血鬼下地狱去吧。”

十八岁的柳芭穿着睡衣下床，来到子夜的窗户前，在病友们怨恨的目光中，她打开了紧闭的玻璃窗。

窗外是一片墓地。

她看到了数百个十字架，密密麻麻地树立在空地上。有的泥土早已被雨水冲走，露出了地下浅埋的棺木。一片奇异的白雾笼罩着墓地，几块高大的墓碑宛如站立的死人。她的心里重重一沉，这也是病房的窗户永远紧闭的原因。

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上，猫头鹰发出可怕的叫声，飞向墓地里肆虐的老鼠们。

柳芭抬起头，一轮明月异常明亮，月光轻轻洒在她苍白的脸上，也照亮了这片荒凉的墓地。

月光也照亮了她的嘴角，隐隐有一道红色的血迹。

两年前，十六岁的柳芭搬进了这个病房。卡申夫院长说她得了肺病，必须要在医院长期休养，否则很难活过二十岁。面色苍白的她经常咯血，她常常站在镜子前顾影自怜，院长女儿伊莲娜是她惟一的朋友。有时她半夜偷偷打开窗户，看着外面荒凉的墓地，感到有个黑影从地下爬出来，伸出一只雪白修长的手……

他是吸血鬼。

白昼在坟墓中睡眠，夜晚爬到人间作恶，骗取少女们的爱情，吸取少年们的精血——他就在我们中间。

是的，柳芭看见他了。

看见他黑色的头发和眼睛，同样苍白的脸上，有一对鲜红诱人的嘴唇。

她还要再见到他，投入他的怀抱，轻吻他的红唇。

柳芭光着脚丫走出病房，穿过那道悬空的“天桥”，月光从玻璃顶棚落下，将她冷冷地沐浴了一遍。

正在她等待他的出现时，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几声惨叫。

凄惨的尖叫声响彻夜空，如锋利的手术刀划破胸腔，取出心脏时的啸叫声！惨叫还在继续，死亡的空气从病房里迸裂而出，飞溅到医院每一个角落。

她的心似乎也被挖了出来，扑通扑通在破裂的胸腔外颤栗。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颤栗在继续，惨叫声在继续，吸血鬼在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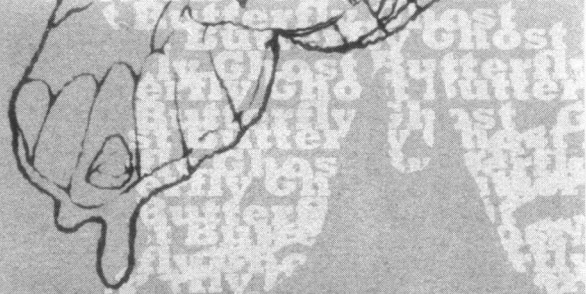
终于，柳芭挪动步子回到走廊，循着最后那声尖叫的方向，来到有大壁炉的房间里。

壁炉里燃烧着绿色的炭火，照亮了她的眼睛，也照亮了那个“人”。

“晚上好，柳芭！”

一张微笑着的嘴唇，一抹淡淡的血迹，一双幽深的目光。

四分之一秒，在柳芭恐惧的尖叫声中，锐利的金属刺破了她的肝脏。



生命的**第一层**

卵

命运，犹如眼前没有尽头的道路。

子夜 12 点整。

车窗外是茫茫黑夜，只有零散星光点缀。对面偶尔开来一辆卡车，灯光晃过令人目眩。这辆 3.0 的越野车一路颠簸，后排的数码摄像机也晃得厉害。

副驾驶座上的女孩回过头来，脸庞居然是暗绿色的——原来夜视灯正对着她，女孩长得还不错，长发围着二十岁的脸颊。

雨点砸在风挡玻璃上，大光灯照着双向四车道的路，两边是郊区的绿化带。十字路口既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路牌。开车的小伙子放慢车速，犹豫间作出了选择。

“确定左转吗？”

越野车里有两女一男，坐在后排的女孩端着 DV，用夜视模式摄下这一切。

突然，前排的女孩回头喊道：“冰雨，你快看！我们九点钟就经过这里了，现在还在这鬼地方转圈——开进黑煞阵了吧？”

男人终于暴怒了：“你再敢说一句！我就对你不客气。”

这气势终于让她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再说话了。越野车在午夜的路上开着，DV 画面也稳定了许多，只有发动机在轰鸣。风挡玻璃上的雨点越来越密，雨刷像扇子刮来刮去。这样的野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老的奇怪传说。

前方，灯光渐渐亮起，路边出现了一些厂房，还有些高楼隐藏在夜色中。

“快到家了吧？”前排女孩忍不住说话了。

突然，车前灯扫过一个路牌。

后排的女孩叫冰雨，立即喊道：“等一等，看看路牌！”

男人本来已经开过去了，也马上刹住了车，把车倒回去几米。

终于，车窗边出现了那个路牌——

黄泉九路

孤独的路灯光线下，这四个字隐隐发出血红的反光，如墓碑铭文般醒目。荒郊子夜，雨点如飞虫般闪过，似乎穿入了冰雨心里。端着 DV 的手微微一颤，能听到牙齿间的颤栗。

越野车里三个人几乎异口同声：“黄泉九路？”

小伙子对长发女孩忿忿地说：“快到家了？这就是你的家吗？”

女孩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吓得快要哭出来了。

“《地狱的第 19 层》里写到过这个路名！”冰雨说话了，她把镜头对准路牌上的字，“没想到真有这条‘黄泉九路’，我们来到小说里写到过的地方了！”

“不会搞错吧？怎么开到这鬼地方了。”

“别害怕，之所以我们会恐惧，只是因为‘黄泉’、‘九泉’之类的词罢了。其实有黄泉九路，就一定有八路、七路，笔直开过去就会找到出路的。”

“不管是哪一路，总之都是‘黄泉路’！”

男人也不管说话是否忌讳了，他转动方向盘向前开去。镜头迅速远离路牌，“黄泉九路”消失在夜色中。

不知又开过多少路口。两边大多是厂房，或者建筑工地，要么干脆就看不清，基本没见过人影。

“等一等！”

端着DV的冰雨叫起来，她调整一下镜头焦距，对准车子右前方。

果然，路边依稀有一个白影浮现，在黑夜笼罩下简直像UFO。

前排的女孩也注意到了：“那是……什么……东西……”

男人将车速放缓，车前灯打足了照向前方。

居然……居然是一个白衣女子。

女子没有撑伞，就这么站在雨幕里，从头到脚都是一身白色衣裙，像是终南山古墓派的传人。长长的黑发遮住了她的脸，看不清长什么样子。

随着汽车逐渐靠近，那女子抬起一只手，轻轻挥舞了两下，做出拦车的手势。

“这半夜黑灯瞎火的，她怎么会孤身一人在路边拦车呢？”前排的女孩很是害怕，“我看她有些邪门，不会是强盗的诱饵吧？”

男人踩下了刹车：“肯定是遇到了什么意外，或者——碰上坏蛋了？”

越野车停在白衣女子身旁。冰雨打开右后车门，将镜头对准车外，只见午夜幽暗的路灯下一袭白衣。

神秘的女子依旧垂着长发，弯腰屈身跨进了车门。

在车门打开的同时，一阵奇怪的风吹进车厢，将前排女孩的长发吹乱了。车外雨点也随风打在镜头上。

夜视镜头里，白衣女子的脸依然发绿，但要比其他人更浅些。这张脸很漂亮，一双大眼睛引人注目，眉毛和鼻子也很是标致。再加上一张年轻的瓜子脸，乌黑垂下的长发，一身如雪的白衣，真貌似蒲松龄老先生笔下的人物。

她的头发和衣服都被淋湿了，脸上有一些深棕色的血斑，嘴角似乎也有这样的血迹，双唇显出另一种可怕的颜色。

长发女孩战战兢兢地回头问道：“出了什么事？怎么会半夜站在路边？”

白衣女子茫然地摇了摇头，眼神中隐藏的幽怨，透过镜头传递到了冰雨心底。

“有人欺负你了吗？你脸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神秘女子抬起左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嘴唇微微有些颤抖，就是说不出话来。

“看样子她真受到惊吓了，先送她去医院吧。”

开车的男子说：“我连这是哪条路都不知道，怎么找得到医院啊。”

冰雨在镜头后问：“对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路吗？”

终于，神秘的白衣女子说出了三个字——

“黄泉路。”

冰雨的DV又是一颤，白衣的女子嘴角上扬，目光直视着镜头。

同时车子晃了一下，显然开车的男子也被吓到了。镜头好不容易重新摆稳了，车子也继续向前开去。窗外仍然是茫茫无边的雨夜，一些零星的灯光忽而闪过。

前排的女孩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白衣女子依然只说三个字——

“鬼美人。”

这三个字说得异常清晰，车子又猛晃了一下，差点撞到了旁边的行道树。

冰雨原本冷静的声音也颤栗了：“你说什么？鬼——美——人？”

白衣的不速之客微微颌首。

“你从哪来？”

神秘女子的眼神有些异样，忽然把头靠近了冰雨，眼睛几乎已贴着镜头了。

一个幽幽的女声——

“蝴蝶公墓。”

时间突然凝固。

几秒钟后响起了一阵啸叫，镜头上出现一个黑色的东西，像毛毛虫一样蠕动着爬过。

前排的女孩尖叫起来，冰雨的镜头也天旋地转了——在黑色与绿色不断交替的光影中，男人与女人齐声惨叫，仿佛有人用刀子割他们的肉。

突然，风挡玻璃上出现许多深色污点。镜头前有什么飞来飞去，不计其数的小黑点，像夏夜里扑火的飞蛾，密密麻麻飞向驾驶座。

这时对面闪过一道强光，伴着男女凄惨的尖叫声，隐隐看到一辆大卡车，正穿破雨幕向他们冲来。

瞬间，眼前又一阵剧烈摇晃，同时响起巨大轰鸣。整个世界乱成了一团，鲜血般的液体喷射上镜头。

回到阿鼻地狱……

就在尚小蝶忍不住要喊“救命”时，液晶屏突然变作一团漆黑，耳机里也没有任何声音了，世界末日？

蜷缩在黑暗寂静的女生寝室，宛如噩梦中醒来。她摸了摸自己胳膊，刚才觉得手臂如刀割般疼痛。原来流下来的并不是血，而是一大把冷汗。

还在不停地喘气，窗外吹进来的风更凉了——仿佛车门就开在她身边，视频里神秘的白衣女子，伴着夜风坐到寝室上铺，玉手搭着小蝶的肩膀，献上冰凉如

铁的红唇。

小蝶索性披上一条毛毯，再壮起胆子看看电脑。这段视频已全部播放完毕了，总长度 23 分 13 秒——故事在地狱中结束。

晚上 10 点半，宋优还在寝室里上网，曼丽好像已经睡熟了，田巧儿和白露依然不见踪影。没人感到上铺的异样，也没人察觉尚小蝶的恐惧。好像她在另一个世界，笔记本电脑里播放的那段视频，发生在另一个星球。

视频藏在一张光盘里，她把光盘从笔记本里退了出来。

光盘正面就像古代的铜镜，映着她模糊的眼睛和嘴唇……

6 月 6 日凌晨 5 点 55 分

一望无际。

眼前是混沌的宇宙，在天际线的穹顶弯曲处，包裹着白色半透明的次级卵膜。她蜷缩在卵体中央，冰凉的手脚几乎抓在一起，变作沉睡的卵细胞核。周身都是凝胶状的细胞质，充满着微丝和环层板，内质是富有营养的枣卵黄。

这是她的宇宙，时间与空间的“奇点”，等待大爆炸那一刻到来……

2006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凌晨 5 点 55 分 55 秒。

小宇宙引爆。

在零点零一秒的世界无限膨胀后，她缓缓睁开了眼睛。

卵生在女生寝室的右上铺。

晨曦透过花布窗帘乍泻，瞳孔失去了眼皮保护，微光如毒箭刺入，视网膜轻轻呻吟。

天花板是虚无的昏暗，五人女生寝室的轮廓已渐清晰——对面上铺隐隐传来田巧儿的欧洲香水气味，自己下铺宋优吃剩的隔夜蛋糕味，抑或曼丽那精致的小零食们的诱惑，还有白露那一摞旧书的油墨味。

最奇怪的气味却在自己脸上，浓郁的芳香充塞鼻息，如古寺神龛前缭绕的香烟，又似清明坟头烧剩的冥币气味。

伸手摸了一下，手指上多了张美丽的脸。

这张脸仅有邮票大小，在红色的背景衬托下，有粉色的脸颊，蓝色的眼睛，棕色的眉毛，卷曲的绿色长发，鲜艳如血的双唇。这是如雕塑般的绝色美女，化上了最浓烈的彩妆，在古希腊戏剧里方可得见。

仅保持了不到五秒，这张脸就变成了一个骷髅，漆黑的背景上一堆白骨，深深的眼窝燃烧着鬼火。

心头狂跳起来，手指也僵在半空。任由美女与骷髅的脸庞，不停来回交替。寝室里又亮了些，迷糊的双眼睁得更大，才发现美女与骷髅两边都存在，只是不断扑扇着翅膀。

一只蝴蝶。

停在她左手指尖上的，是一只蝴蝶。

美女与骷髅——是蝴蝶两片翅膀上的图案。

这只蝴蝶身长相当于两张大头贴，双翅展开还要大。头部是白色的，前端长长的触须火红，整个躯干和脚纯黑，细看还有许多绒毛。一对大大的复眼，正如人一般凝视她双眼。

最奇特的是它翅膀上的图案——

左边翅膀上是一张美女的脸庞，竟和化着彩色浓妆的人类美女一模一样。

右边翅膀却是一个人类的骷髅头，黑地白骨似乎刚从坟墓里挖出来。

一边是鲜艳的生命，一边是恐怖的死亡。

人类生命的两极，同时呈现在这只蝴蝶的同一对翅膀上。

缓缓摇了一下手指，这不速之客竟丝毫不怕。翅膀上闪闪的彩色鳞片，发出幽魅的香气。于是她用力挥舞左手，蝴蝶从指缝间轻巧地逃走了，停在寝室写字台上。美女与骷髅交替变幻，仿佛发出某种挑衅。

她戴上眼镜，披上外衣，光着脚丫爬下上铺，幸好没吵醒室友。她轻轻扑向写字台，几乎抓住蝴蝶的刹那，它又一次逃之夭夭，飞上了门锁把手。

穿上凉鞋抓过去，蝴蝶灵活地飞开。在抓住门把手的同时，门开了一条小缝，它如薄纸片飞了出去。

女孩追出门去，清晨六点的阴冷的女生楼里，青灰色的走廊不见一个人影，只有那鲜艳的蝴蝶，忽上忽下地飞舞。

当她追到楼梯口时，蝴蝶摇摇摆摆飞下了楼梯。她只有跟着蝴蝶，一口气冲出了女生宿舍楼。

当所有人都在梦里时，她却在清晨的露水中，追逐一只奇异的蝴蝶。它在眼前翩翩飞舞，几度伸手要抓到，却差之毫厘功亏一篑。它调皮地扇动翅膀，一路留下暗香，飞出了S大宿舍区。它既不飞高也不飞远，一直保持在她视线之内，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踏过潮湿的小径，她跟着蝴蝶来到学校花园——“蝶恋花”，这里就是它的老巢了？

没想到蝴蝶又飞出花园，她拖着衣领满腹狐疑地跟下去。小道越来越荒凉，周围的建筑也陌生了，这是清晨偏僻的校园一角。尽管考进S大已快一年，但还从没来过这儿。

鲜艳的蝴蝶，在这单调的清晨异常醒目，尤其是翅膀上的美女与骷髅——绝大多数生物体都是左右对称的，以往见过的蝴蝶或飞蛾，两边翅膀也都是一样的。她从没见过左右两边不一样的动物，这完全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好像偏要和达尔文较劲。

而美女与骷髅的两片翅膀尤为可怕，分别代表了美好与死亡，不知它要飞到

哪一边去？

蝴蝶飞到了一片夹竹桃林。

那是片盛开着的夹竹桃，红色与白色的花朵交替闪烁，还有凋零的花瓣在泥土下慢慢腐烂。她也曾喜欢过这种花，尽管爸爸告诫过她许多遍：夹竹桃有毒。

蝴蝶在有毒的鲜花里穿行，穿过那些深绿色的竹叶，飞向花丛间的小河。

这条河孤独地流淌在校园最荒凉的角落，不到十米宽的两岸，开遍了夹竹桃花。

那只蝴蝶飞出树丛，来到河岸边一块空地。这里没有夹竹桃，只有一大片荒草。

第一次来到这条小河边。

河水绿得让人心里发痒，那不是天然碧水的那种绿，而是充满着水生植物的浑浊绿色，看不清河里有什么东西，就像铺满了深绿色颜料。多年的陈腐气味弥漫在河面，就像小时候闻到的苏州河，连同清晨的薄雾笼罩着女孩。

镜片上有些模糊，她感到一阵恶心。穿着凉拖鞋的双脚，被野草磨得又痒又疼。就在她受不了要离开时，神秘的蝴蝶又出现了。

美女与骷髅的翅膀，在绿色的野草中飞舞着，落在一个暗红色的物体上。

草丛里好像是个书包，蝴蝶停在书包上不动了。

她在野草中蹲下来，仔细看那只书包——红色的女式书包，高中和大学小女生里一度流行过，她的很多同学都有这种包。可以双肩背着，但女生通常习惯单肩背或拎在手里。

在这清晨荒凉的小河边，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书包呢？

暗红色的书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里面装了什么。沾了厚厚的尘土，可能已在野草中躺了几个月，或者好几年。

带着美女与骷髅的蝴蝶，它为何飞大老远，最终停在这个东西上？

忽然，视线里又掠过一点红色，她继续向河岸边看去——在几乎靠着水岸的地方，躺着一只红色的鞋子。

女鞋。红色。中跟。

穿在年轻女子脚上应该很漂亮。但很少有大学女生会穿这样的鞋子。

红色的女鞋，带着一些灰色污渍，在绿色的河岸边分外显眼。没被涨潮的河水冲进水里，算是它的运气了。

深绿色浑浊的河面上。

继续飘来迷离的雾气。

孤独的书包在草丛里。

停着一只神秘的蝴蝶。

还有，血红色的女鞋，它曾穿在哪一只纤纤玉足上？

简直要变成一首恐怖印象派诗了！她的睫毛连同牙齿都在发抖——

蝴蝶突然飞了起来。

她几乎摔倒在地，赶忙站起来回头就跑。两只拖鞋“吧嗒吧嗒”踩在草地上，就像后面有人跟随她的脚步。

在清晨的薄雾中撒腿狂奔，听着自己恐惧的心跳。要远离那神秘的书包、暗绿色的小河、鲜艳有毒的夹竹桃……

她的名字叫尚小蝶。

6月6日下午17点30分

S大校园由清晨化为白昼，太阳在正午悬挂了片刻，下午又被吞没进了乌云。

尚小蝶低着头冲进食堂。清晨奇异的经历，让她整天食欲不振。有认识的同学走过，却对她视而不见，好在她早已习惯被忽视和遗忘。

但清晨那只蝴蝶，是永远都无法遗忘的。

还有，躺在小河边的红色书包。

一整天心神不宁，好像自己掉进了那书包里。那只蝴蝶，左边翅膀是美女的脸，右边却是个骷髅头！停在红色的女式书包上——很想知道那书包里有什么，可那东西看起来太脏了，实在不敢用手去碰。

忽然胃里一阵翻腾，差点把刚吃下去的全吐出来。因为她又想起了那条小河——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但在S大却颇为有名，在中文系诗社的笔下，这条暗绿色的小河被封为“幽灵小溪”。

抗战时，日本军队杀了许多学生地下党员，把尸体扔到了小河水里。从此，这条河变成了浑浊的深绿色，每年夏天都会发出令人恶心的气味。50年代，果然从河底发现了几十具尸骨。“文革”十年，常有性格孤傲的老教授，受到侮辱后便一气之下沉了河……

突然，手机短信声响了起来，是好友陆双双发来的短信：

今天是2006年6月6日，百年一遇的六六大顺的日子，祝福你万事称心如意^^

尚小蝶苦笑了一下，这“百年一遇的六六大顺的日子”，她却在“幽灵小溪”边看见了可怕的蝴蝶和书包。但这条短信（可怜她今天只收到了这么一条）确实安慰了小蝶，心头微微一暖，拨通了这个最熟悉的号码——

迎接她的是SUPER STAR的彩信声，几秒钟后响起陆双双的声音：“喂，小蝶，看到我的短信了吧。”

“双双，你现在能来食堂一趟吗？”

“现在？不行啊。”陆双双用压低了的语气说，“我现在和秋水一起吃饭。”

秋水是谁？是双双新交的男朋友？但小蝶还是执拗地说：“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我发现了……发现了……”

“什么？”

“哎呀!”小蝶急得都要哭出来了,“你别问了,电话里说不清楚,你吃好饭就过来吧!”

“好吧好吧,别着急,我很快过来哦。”

小蝶放下手机,心底感到一丝歉疚。陆双双是她在S大惟一的朋友,最近双双好不容易交了个男友,却在紧要关头打断了他们。可除了她之外,偌大的S大校园里,小蝶确实找不到第二个真心说话的人了。

又在食堂坐了半个钟头,当她低头发呆时,有人拍了拍她的背后。尚小蝶吓得跳了起来,才看到那张熟悉的脸庞——陆双双。

“吓死我了!你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

双双看起来更开朗活泼,穿着牛仔褲,长发飘飘。虽然谈不上美女,但背后看还颇能赢得回头率。她擦了擦额头的汗说:“我和秋水就在校门外面吃馄饨。”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算啦,我可不是重色轻友的人。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我可是一路小跑过来的,你刚才电话里说捡到了什么,是不是钱包?”

双双开始幻想眼前整整一麻袋的人民币……

“汗,不是钱包,而是——”尚小蝶实在无法形容,“哎,跟我过去就知道了。”

她领着陆双双跑出食堂,沿着清晨追逐蝴蝶的路线,一直来到学校花园。

黄昏时分,校园这一角寂静无人,双双疑惑地问:“你这是要去哪啊?”

尚小蝶并不回答,拉着她跑到夹竹桃林。当双双看到浑浊的绿色河水时,不禁骇然道:“幽灵小溪!”

鲜花背后是暗绿色的小河,令人生畏的水面上,一只鲜艳的蝴蝶正翩翩起舞。

就算烧成了灰,小蝶也认得它——美女与骷髅的翅膀。

它从“幽灵小溪”上掠过,翅膀激起涟漪,竟似蜻蜓点水般。

蝴蝶又飞到了荒草地里,尚小蝶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天色渐暗,刚走几步就被什么绊了一下。幸好是泥土和草丛,就像摔在橡胶垫上,双双急忙把她拉了起来。

“书包!”

双双叫了起来——那只暗红色的女式书包,再次跃入视野。

还是清晨的神秘书包,静静躺在河边野草丛中。刚才就绊倒在它上面了,好像偏要和尚小蝶作对。

蝴蝶又飞了回来,停在脏兮兮的书包背带上。

向几米外的河岸看去,那只漂亮的红色女鞋,依然孤独地沉睡着,似乎在等待另一只红鞋归来。

这只红色女鞋,绊倒她的书包,还有奇异的蝴蝶——早上的情景又克隆了一遍,只是晨曦换作了暮色。

蝴蝶两次带她到同一个地方，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或许这神秘书包还另有隐情？

这一回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恐惧，尚小蝶的手缓缓伸向地上的书包。

但在摸到书包的一刹那，手指又如触电般弹了回来。反复犹豫间，黑夜即将降临了。河流渐渐模糊，就连鲜艳的夹竹桃花都黯然失色。

双双急了：“晚上绝对不能待在幽灵小溪，学姐们说夜里所有的淹死鬼，都会悄悄爬上岸来唱歌。方圆数百米内，半夜都会隐隐听到可怕的歌声。”

水面上仿佛伸出一只漆黑的手。

她们吓得转身就要逃走。但在小蝶挪动脚步之前，却伸手抓起了书包背带——这是她活到二十岁做得最大胆的事。

美女与骷髅的蝴蝶飞走了，暮色中再也看不清它鲜艳的翅膀。

手里拎着神秘的书包，感觉沉甸甸的，鬼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冰凉的触觉让她浑身起鸡皮疙瘩。

“你疯啦？”双双瞪大了眼睛，“这么脏的东西都要啊？”

尚小蝶拎着神秘书包，飞似的离开河岸。双双当然不敢留下，也跟在她身后狂跑。趁着天黑前最后的光线，她们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寝室楼下。

“等一等。”陆双双在后面弯着腰喊着，“喂，你能带这个书包回寝室吗？”

是啊，被室友们看到的话，拎着这个来路不明的东西，脏得像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又该如何解释呢？闹鬼的小河边捡到的书包，准备交还学校失物招领？还是蝴蝶送给她的神秘礼物？抑或自己从淘宝网上买来的新书包？

就算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难不成再把书包扔回“幽灵小溪”？就算免费进场，小蝶也不想听淹死鬼们的演唱会！

终于，她们想到了一个地方。

小蝶和双双走进女生寝室楼，悄悄转过底楼走廊，来到半地下室的仓库门口。黑暗中推开仓库门，小仓库只有二十个平米，里面全是些打扫房间的工具，平时也从不锁门。

尚小蝶打开电灯，把红色书包扔到一张破桌子上。既然不能把它带回寝室，只能暂时放到这里了。

“哎哟！脏兮兮的！小蝶你不会发烧了吧？”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都已经在这了，要不要打开它呢？”

双双托着腮帮想了想，突然拎起书包，立刻又放了下来：“啊，这个书包分量不轻啊，鼓鼓囊囊的，里面装了什么？”

“所以需要你和我一起打开啊。”

“会不会是个女学生的人头呢？”

人头？

似乎书包随时都会打开，跳出一只血肉模糊的人头，在教室地板上滚来滚去……

“变态杀手将受害者肢解分尸，再将尸体各部分，装进书包扔到城市多个角落。这样就算找到部分尸块，也难以辨别死者是谁，就更别提找到凶手了，还有啊——”

“别说了。”小蝶打断了陆双双滔滔不绝的“推理”，她认输了，“我们把它扔回去吧。”

“扔回哪？幽灵小溪？拜托，晚上没人敢去那鬼地方！我可不想被淹死鬼拖下水去！”

尚小蝶简直要被这书包搞得崩溃了：“那你说怎么办？”

“打开它！”

忽然，陆双双眼中闪出亮光，就像冒险家找到了开启藏宝洞的钥匙。小蝶还来不及阻拦，双双已拉开了书包拉链。

刹那间，一股异样的气味从包里喷薄而出。小蝶联想到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双双却想到了安娜苏的香水。

是湿漉漉长发的头颅？还是一双被斩断的手脚？抑或几十沓人民币？美钞？欧元？金条？钻戒？当然后面几项纯属双双的意淫。

幸好，书包（魔盒）里没有人头。

双双颤抖着把手伸进书包，摸出一本厚厚的书——是幽灵经文还是贝多芬的密码？

定睛一看却大失所望，原来是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教材！

她把教材放到桌上，继续在书包里摸索，掏出一本更厚的书，还是英语四级教材（下册）！

怪不得分量那么重啊，这两本英语教材就快十斤了吧。

书包里还有一本书，居然是悬疑小说《荒村公寓》。去年尚小蝶读过这本书，至今仍在学生中很流行，书里的内容凑巧也与S大有关。

接着又翻出一本课堂笔记本，又厚又重的那种，粉色封面说明主人是女生。小蝶接过这本笔记，随手翻了翻，里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字，虽然潦草但很隽秀。

小蝶把手伸进书包摸了摸。又摸出一包餐巾纸、两支圆珠笔、几枚硬币，还有一小包口香糖。却没有皮夹子或任何身份证件。手指触到一个光滑的薄片，掏出一看是张光盘，装在常见的塑料盒里。

最后仔细摸了一遍，书包里还有个小夹层，一般这种包里都会有的。

夹层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她轻轻拉开了夹层拉链。

手指瞬间麻了一下，一团黑糊糊的东西，苍蝇般从书包里飞了出来。

其实就是一群苍蝇。

不，是一堆苍蝇！从书包夹层飞出来，密密麻麻地扑向两个女生。小蝶和双